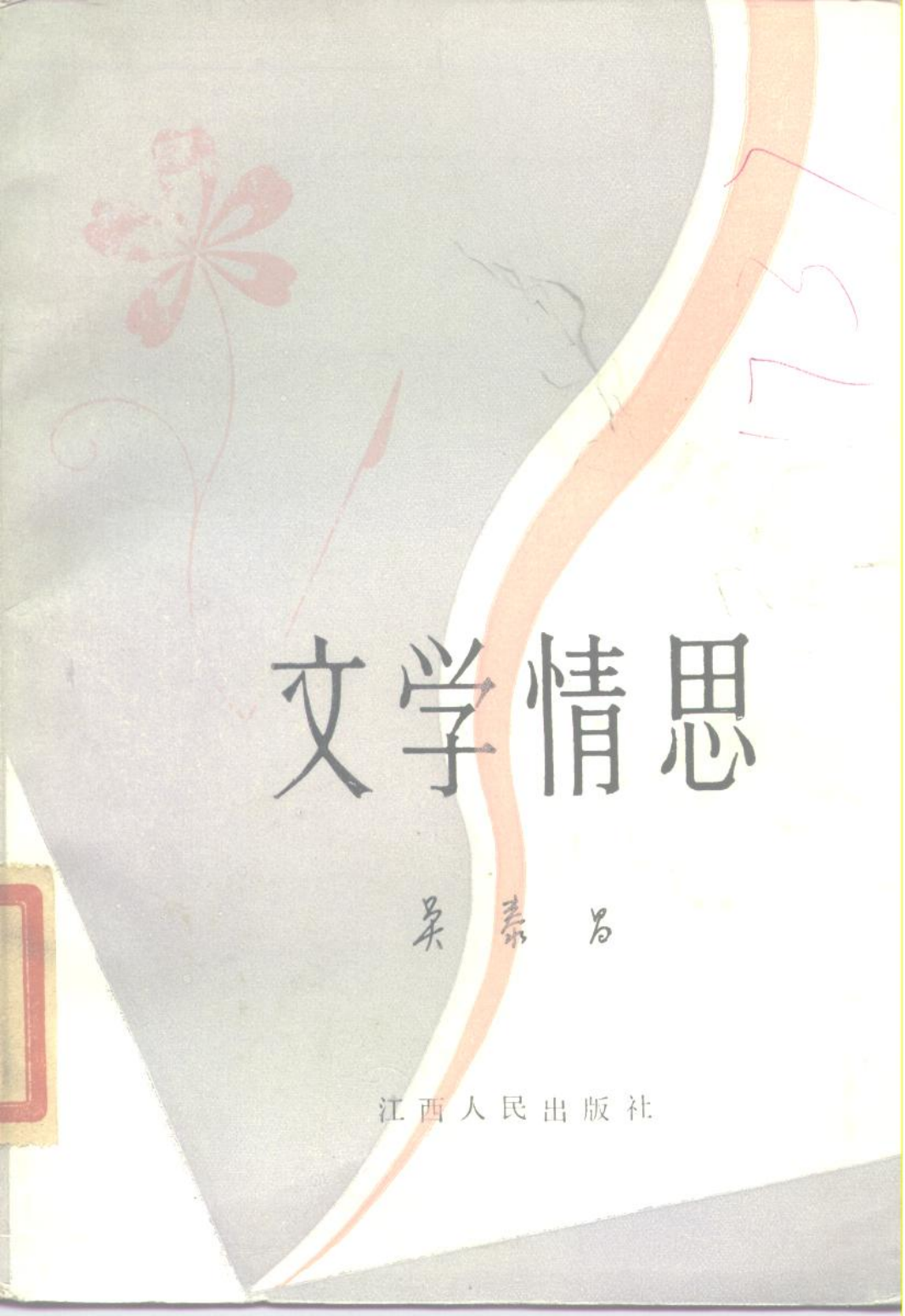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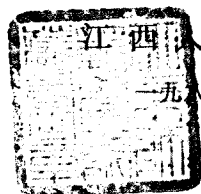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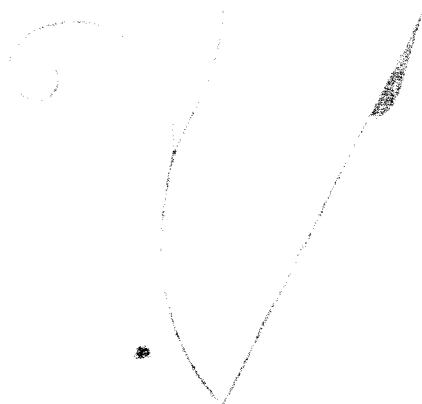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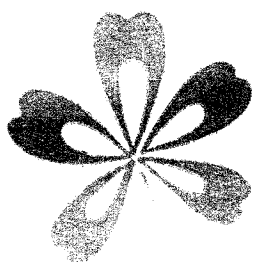
文学情思

吴素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文 萃 情 思

吴
泰
71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南昌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43360

1043360

文学情思

吴泰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125 字数176千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800

统一书号: 10110·387

定价: 1.28元

序

蒋 和 森

我和泰昌同志第一次见面，便留下很深的印象。

他爽朗、热情、明快，但也颇见深沉。他每当公毕回家，路经我的住处，常弯到这里来谈天；一来就先听到他在院内高呼，接着便看到他搁下自行车进屋来了。我那间阴暗、拥挤的小屋，顿觉生气勃勃，四壁风生，一天伏案的疲劳不觉爽然若失。

我们所谈，大都不出文艺范围，有时也兼及其他，总是我听他谈的时候多。他议论纵横，一面说一面击案有声，真有拊掌剧谈之慨；而思路之敏捷，识见之开阔，常使我带着欣赏的目光望着他那机智而又笑眯眯的神态。正谈得兴浓，他忽然一看表，说走就走，想留他多坐一会也不可得。

泰昌同志是一位爱惜寸阴的人。我总是看到他的生活节奏很紧凑，而且善于动中求静，充分发挥时间的效率。他常利用晚上写作，有时在旅次或出国途中也照样走笔成篇。我对泰昌同志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是在读了他的文章以后，感到他内蓄甚丰，如继续蹈厉奋发，其成必大。他曾和我谈起想写一部近代小说史，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料，其中颇有人所未识者，只是苦无时间完成；我虽表同情，但又觉得他对现当代文学也很内行，而且不惑于浮议，每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因此他的才能也

许不仅限于治史，可待发挥之处尚多。

去年秋天，我在上海，读到他发表在《收获》上的一篇长散文，不觉放下手头正在定稿的小说一气读完，感到他不仅善写评论、随笔，同时还能运用抒情而又挥洒的笔调，把生活中的某些经历和感受写得韵致踴跃，饶有趣趣。我以为，泰昌同志的散文有一个可贵的特点，即能表现出自己的性格。

文章有性格才能产生一种艺术上的魅力，即使是评论文章也是如此，故为人不可念念不忘一个“我”字，但作文却又不可无“我”。我曾经发过两句感慨：“展纸畏闻场屋气，翻书只读性情文”，也许泰昌同志所以给我留下深的印象，就在于他的性情不仅表之于言谈，而且还形之于文章吧？

当然，现在还不能说泰昌同志已成一家风骨，不过以他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我怎敢不拭目以待？

一九八四年七月抄写于北京

目 录

序

蒋和森

愿这个片刻长久·····	(1)
“巴金这个人·····”·····	(6)
三个和尚·····	(17)
在香山没有红叶的日子里·····	(20)
忆念中的诗人小川·····	(24)
开卷有益·····	(29)
巴金获法国荣誉勋章记·····	(31)
我愿当一只候鸟·····	(35)
异乡茶水·····	(38)
桑给巴尔的激情·····	(40)
咖啡，咖啡！·····	(43)
桑岛觅丁香·····	(45)
坦桑尼亚的狮子·····	(51)
乌木雕的情思·····	(54)
石头弹子的故事·····	(59)

有星和无星的夜.....	(65)
咸鸭蛋和松花蛋.....	(74)
红红的小辣椒.....	(87)
“立传”偶感.....	(92)
随笔与文艺评论.....	(95)
从一条材料的错误看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98)
最早评论《子夜》的文字.....	(100)
冯宪章发表于《东山学生》的诗.....	(102)
《郁达夫诗词抄》晚出之谜.....	(106)
蒋光慈谈新诗的一篇序文.....	(109)
朱自清的欧游二记.....	(113)
《抗战独幕剧选》及田汉的序.....	(115)
读《叶圣陶散文》(甲集) 随想.....	(119)
阿英的历史剧《李闯王》.....	(126)
孙犁《书林秋草》编后.....	(130)
序金梅《论叶圣陶的文学创作》.....	(132)
读《东海渔歌》李一氓钞配本随记.....	(140)
近代纺织诗歌.....	(151)
《庚子国变弹词》碎语.....	(154)
别具一格的晚清谴责小说.....	(160)
陈天华、秋瑾、朱执信的三篇小说.....	(167)
《西学东渐记》与清末小说.....	(171)
曾朴与法国文学.....	(173)
小说中的情节.....	(175)

小议散文诗·····	(183)
关于“文学与生活”问题的通信·····	(185)
和生活更接近一些·····	(197)
——在鞍山的一次讲话	
看书短评	
《哦，香雪》·····	(203)
《美食家》·····	(205)
《花园街五号》·····	(207)
《故土》·····	(210)
《只要你还在走》·····	(212)
《名演员》·····	(214)
也谈《祸起萧墙》·····	(216)
——寄远方友人	
中篇小说的新收获·····	(223)
一九八三年长篇小说琐谈·····	(230)
为了文学的愈加成熟·····	(236)
后记·····	(251)

愿这个片刻长久

这个题目埋在心底不止一年了。只要稍稍安静下来，打开台灯，我就萌动着将它写出来的欲望。

这些年，由于工作关系，有机会和一些素来尊敬的老作家接触。人是有感情的，交往多了，自然增进了友谊。和他们的交谈也渐渐深入了。不仅能听到风趣富有见解的谈话，而且能触摸到他们的性格，体验到他们情感的变化。一般人都以为老年人的心海是平静的，其实和青年人一样，有时也极不平静，只不过表现得更为深沉细腻罢了。

下面想告诉读者的，是曾牵动我感情的几个生活片断。

前年春末，一天下午，我在上海巴金同志寓所客厅里，听他谈阅读近年来一些中篇小说的意见。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活动正在进行，巴老是这个评委会的主任。虽然他太忙，精力有限，还是看了不少作品。我一边听，一边在记。突然电话铃响了。巴老的女儿小林去接电话，当她“啊”地失声叫出“茅公”时，巴老匆忙从沙发上站起，慌乱地披了件上衣，急促地走过去，只听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吃力地说：“我很吃惊，我很难受，他是我尊敬的老师，几十年如此。……”他缓缓地放下了话机，站了一会儿，独自走出客厅，到庭园中去。那天本是个阴

天，由于巴老情绪的突然低沉，客厅的气氛整个都变了。巴老接电话时，我忽然拿起了身边自带的傻瓜照相机，抢摄下了巴老接电话的镜头。可惜，只照到侧影。我不遗憾，就我的摄影技术，是决计不可能将巴老当时的真情保存下来的。一二天后，巴老为《文艺报》赶写了悼念茅公的文章，按早先计划好的日程去杭州了。在杭州约十天，因等候赴京参加茅公追悼会的通知，加上连绵的濛濛细雨，使此行蒙上了一层阴郁的气氛。那些天，巴老常常一人坐在旅馆里，有时站在凉台上，沉思，眺望。

去年六月十日上午，接到冰心同志电话，详细询问巴老的近况。我因去皖南屯溪参加《诗刊》举办的抒情诗座谈会，返回时在沪停留了二天。我有点纳闷，冰心同志的女儿吴青也刚从上海回来，巴老的近况她比我了解得多。听了冰心同志电话中一连串的询问，我才明白，大概情况她是知道，她想了解得更细致具体些。比如她问，巴金给人送书还是自己包扎写地址吗？他是不是常常一人坐着，是身体不好，还是在想什么？他们家的取暖设备是否得到改善？他从楼上书房下来有没有人扶着？……她说：巴金本人没有什么要求，所以别人总以为他很满意。一位多病的八旬老人对另一位八旬老友了解如此深切，关心如此入微，实在使人感动，惭愧。

前年冬天，叶圣老有次在室内站着，凝视窗外。不知是外面刮的风，还是漫天飞舞的雪花，扰动了老人的心绪，他忽然想到了春天。他对身边的长子至善说：开春去北大看看孟实（朱光潜），喝杯老酒！至善微笑着应和。他懂得老人的心思。他补充说：还有王先生。

朱先生得知这个信息，兴奋得有点激动。他们是有半个世纪交谊的老友了，解放起，虽同在一个城市，有些场合也不时见面点头，但象五十年前在立达学园时围炉饮酒开怀畅谈的机会却再没有过。都是近九十的人了，又忙，聚会一次也难得。朱先生速打听叶老平日喝什么酒，牙齿怎样；叶老也打听朱先生是不是还只喝白酒、白兰地，他们家阿姨会不会做菜，他说自家的阿姨做的酱鸭既香甜又烂糊，朱先生准爱吃。

冬天到春天，有多少个白天和黑夜。老年人心里有事总放不下，他们相互在急切地期待着。

老人的福气好，约定的日子，没有一点风，日头暖暖的。我下午一时半骑车到叶老家，叶老已衣履整齐端端正正地坐在客堂的沙发上。至善说，叶老从早上起就惦记这事。车开后，叶老招呼，先去王力先生家看看。由于同是语文学家，叶老与王力先生见面机会略多，但也多年没有这样走动了。王先生与朱先生同住在北大燕南园，相隔几座小楼。二时半左右，到王先生家。至善搀扶叶老悄悄推门进去，怕影响王先生午休，岂知王先生早已伏案工作，人走近了，听到了轻轻脚步声，王先生才站起来，背转身猛见是叶老，高兴得差不离拥抱起来。他们很快用苏州话攀谈。王先生扶着叶老到客厅坐下。叶老是苏州人，王先生是广西人，但王师母是苏州人。王先生深知语言在交流情感上的作用，挑选了叶老的家乡话，气氛顿时使人感觉格外亲切。王先生见叶老身体这般硬朗，说话气足，高兴地说，我比你小，该我去看你。叶老说，你比我小多少？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住得又远，难得有机会走动。他们在叙家常，相互叮嘱。叶老问王先生记性好么？王先生说记得清楚。叶老说：那就好。王先生上午刚在北京市语言学会年会上讲

话。他叫苦，社会上来找他当顾问的事多，叶老说，他也是这样，但年岁不饶人，当了顾问不能只挂名，真干，哪有那么多精力。他们说今后尽量少参加这类活动。王先生客厅里挂了几位名人的字幅。叶老边看，边问，谈起熟悉的友人：梁启超，郭沫若，容庚。王先生说有人编了一本语言学论文集，想请叶老题签。叶老与他商量：现在手抖，字写不好，算了，不写了。王先生说：也好。王师母从外面回来，为叶老准备了点心。叶老在这里坐了约一小时，他站起来说去看看孟实，王先生说我送你去，叶老说，不用了，车子能找到。王先生就在门口台阶上止步了。当车子转出，上了路，从树隙里见王先生还站在那里，我刚一转头，又见朱师母在马路上招手。车子停下，叶老未及下车，朱师母就对我说：朱先生等急了，怕路上出事。约好两点出城，这会儿快四点了，朱先生叫我打电话给你，你不在，又打给《光明日报》，才问到叶老家电话，满子接的，说你们两点就出来了。后来见王先生家门口有车子，估计你们先去王先生家了。说着说着，朱先生从王先生家那边连走带跑地过来了。他穿一身旧蓝布制服，一双旧布鞋很显眼。一见叶老，老远伸出手，与叶老紧握。分不清他俩谁扶谁，一起到客厅。他们很快谈起立达学园时的生活。恰巧今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叶老纪念夏丏尊先生的一篇短文，他们顺此谈起了一些故友。叶老得知朱先生正在校阅新译的《新科学》一书，劝他多休息，少做事。朱先生兴致勃勃地向叶老介绍自己每天的活动表：晨七时前到未名湖一带散步，约一小时，早饭后工作；下午看书报或接待来访，五时散步，三刻钟，回来晚饭。晚上看看电视，不工作。至善说，朱先生的生活、工作一向有规律，老习惯，抗战在重庆时条件那么乱也生活有序，象钟摆

一样。朱先生发现我随身带了相机，叫我替他们拍照。叶老说，我和孟实这么老的朋友了，合影的机会真不多，过去总以为来日方长，有的是机会，很多事就这么错过了。朱先生特意领叶老去门口小花圃里走走，旁边有座地震棚，朱先生告诉叶老，一九七六年地震时，他在里面住了半个月。晚饭朱先生准备了不少菜，请叶老喝一种上好的桂花酒，朱先生、他的女婿、至善和我喝英国白兰地。叶老带了一只自制的酱鸭，他将大腿拣给朱先生，问他味道好不好？朱先生只是点头。朱先生谈性浓，今晚比平日多喝了两杯，他端起空杯看看，还想喝，朱师母说不能喝了，将酒杯拿走。朱先生只好向叶老苦笑。叶老说：没关系，明年春天再聚。

一觉醒来才半夜两点，虽然感冒未愈，头还隐隐作痛，但我决心起来，将这篇短文写就。放下笔，心头略感轻松。不过，我清楚，写这个题目的冲动，会象埋在土地里的树根，顽强地要探头。新的感人的事时时在发生，在触动我，过去不曾留意的事一旦被认识被咀嚼出其意味来，同样也触动人。另一方面，我亦感觉，现在一些中青年朋友间的交往，真诚的友情固然不乏，但一时的实用也颇触目。这又反转过来促使我钦羡向往正直的师长们之间深厚诚挚的友谊。是我老了吗？感情老化了吗？不是。我虽说不上小，但也称不上老，正当中年，我珍惜师长间可贵的友谊，也许正是我渴求同辈间也多几分令人值得记忆的友情。记得在一次同窗好友的聚会上，我多喝了两杯啤酒，在举杯相互祝福时，望着伙伴们泛着童心的笑容，说出了一句发自内心的话：愿这个片刻长久。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晨

“巴金这个人……”

确切地描述一个人谈何容易？尤其是巴老。我说难，不仅他在我的印象中如同一个世界。他的读者洒在世界各地，他写了那么多动人的书，自己也是无数令人沉思和落泪的故事的主人公。

这么一位思想和情感都十分深沉的大师，经常给我的感觉却是一块纯净的水晶……我从哪里下笔？

犹豫……思索……是不是我给自己设置的这个描写课题，过于艰难了。

同样是这事，对于冰心老太太来说就容易得多了。我素来钦佩冰心描写人物的机智。不经心的几笔，人物就活起来了。我读过她那本冒充男人名义发表的《关于女人》的散文集，真写绝了。可是，关键还不是冰心写人物的本领，她和巴金是友情笃厚的朋友，平时以姊弟相称。她对巴金的人品文品了解透彻。去年冰心听人从上海回来说，巴老常一人坐着看电视，便说巴老心境压抑，不痛快。冰心老太太正在写一组《关于男人》的系列散文，首篇已给《中国作家》创刊号。她常笑着说：老巴就是我这组散文里的“候选人物”，我肯定要把他写进去。

我想，她能写好，没错，因为我常常从冰心关于巴金的片言只语的闲谈里，觉醒或加深了自己对巴老的了解和认识。冰

心说，她第一次见巴金，是巴金和靳以一道来看她的，靳以又说又笑，巴金一言不语。冰心说，巴金的这种性格几十年还是这样，内向，忧郁，但心里有团火，有时爆发出极大的热情，敢讲真话。是啊！巴老使我们激动的，不是常常把留在我们心里的某一句话，痛痛快快地讲出来吗？

今年十月，巴老赴港接受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前夕，我和几个中青年作家约好给巴老去贺电；十一月二十五日又是他八十寿辰，我们怕他应酬多，一时滞留回不来，打算提前给他老人家祝寿。

恰巧这是个星期天，一个相当暖和的初冬天。我们家附近新开了一家邮局，我信步走去。这些年进邮局寄邮件、替儿子买纪念邮票，都是在挤中进行的。而这三源里邮局还真有点现代化的派头，宽敞，明亮。我花一分钱买了张电报稿纸，正要填写，突然发现一个电话间是空着的，不是长途，是市内公用电话，真难得。何不利用这珍贵的机会，问候一下多日没见的冰心老太太呢？我高兴地走进去，将门关严。我要痛痛快快地给她打个电话，长长的电话。“吴青在吗？”我叫通电话，立即报出冰心老太太女儿的名字。“不，我是吴青的娘！你在哪儿打电话？”近两年，我在想念她时，就给她打电话致候，但又怕这样反而打扰了她。有时在她家看见她手持拐杖不大轻松地走路时，我下决心以后万不得已不给她打电话。有事就写信。一次冰心听说我从上海回来，来信问我去看了巴金没有，近况如何？我当即回信禀告。不几天，收到老太太回信，开头就批评我字写得潦草，辨认不出。叫我以后有事还是打电话。从此，我就心安理得地与她通话了，而常常谈到的是关于巴金的事。这次她问我，老巴胃口怎样，我说见他与家人一道吃，吃

得满好。冰心说：老巴对别人无所要求，安排他吃什么，他都满意，他吃食简单，总怕费事麻烦人。有次冰心在电话里小声地问我，最近她才听来说，老巴几十年从不拿工资，是不是有这事。她说老巴从来没有和她谈过这件事。我说我听说是这样。我还告诉她一件小事。有回巴老来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中国作协秘书长张偕同志说巴老的飞机票别忘了替他报销，叫我代办一下。后来听巴老的女儿说，巴老意下次还是不报为好。冰心听了这些情况，她笑着说：“巴金这个人……。”

“巴金这个人……”这句话里包含了多少东西，随你想去吧！

前年十一月，张洁、冯骥才和我三人，正在新侨饭店参加一个文艺座谈会，突然听说巴老摔跤骨折住院了，我们急忙下楼拍了一封慰问电。我们虽是一片真情，但电文却是几句公文式的套话。谁知那封电报竟给巴老带去了一些慰藉。这是他接到的第一份慰问电。巴老就把电报放在枕边，一会儿拿起来看一看。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决心联名给巴老拍一个有趣的能逗他发笑、哪怕让他只笑一秒钟的电报。请冰心老太太出个词儿。她称赞我们的这番心意，说“巴金准高兴”，“让他高高兴兴地上飞机。”她说，电文越随便就越亲切，巴金这人辛苦一辈子，勤奋一辈子，认真一辈子，这次去香港，叫他好好休息，尽情享受，别累了，别苦了，住得习惯就多住几天。我提醒说，万一巴老十一月赶不回来，这份电报是否可以预先祝寿，冰心笑我太心急，“到时如回不来，我再领衔专发贺电！”她要我加上吴青的名字，说这回你们小字辈出面。

我得意地将电报稿递给译电员，他看了电文，又望了望

我，笑着说：“‘好好休息，尽情享受’，真有意思！”

“好好休息，尽情享受”这是我们真心的祝愿。

我朝译电员笑着点了点头。这点头又是很认真的。他似乎明白了什么，他为了叫我放心，连声说：“上海，巴金，三小时准收到。”

今年二月，我到上海华东医院七楼看望巴老，他正在来回练习走步。时序推移，想不到他身体恢复得这般快。五月去了日本，这次又去香港。我有大半年没有见到他老人家了，我仿佛又见到他在自家住所院中独踞的身影，在日落黄昏、光影迷离的时刻。前几年，在他这场病疾之前，偶有机会在绿草地上陪他散步，我便趁机向他求教一些问题。记得有次谈起评论，他说：文艺评论主要是为了扶植、繁荣创作，而不是堵塞，批评也是一种疏导。他说：作家与评论家是平等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他强调评论文章要讲道理，重分析，态度平等。千万别再板起面孔教训人……他一口气讲出这些话，虽然他是不太喜欢多说话的。去年初夏，巴老长期住院后回到家里，还是那条小路，那块草地，巴老恢复了散步的习惯，不过要人搀扶着，陪伴着。他缓慢地、无声地走着，走着。我再不敢打破这宁静。我盼望巴老尽早恢复健康，有机会多听到他率直亲切的教诲。

我特别爱听巴老谈论中青年作家的作品。巴老在现代文坛活跃了六十年，他家里经常聚集几代作家。历史在这里交汇。上海许多老作家就近，走动勤。曹禺长住上海，更是巴老病房或客厅里的常客。去年除夕，曹禺夫妇，罗荪夫妇都提出要陪巴老在医院里守岁。巴老年轻时就有一颗火热的心，他爱护青年，帮助青年，青年也尊敬他，信任他。他在长期出版编辑工